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五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忠義上

夏侯端 劉感 常達 羅士信

呂子臧 張道源族子楚金附 李公逸

張善相 李玄通 敬君弘 馮立

謝叔方　王義方　成三郎　尹元貞

高叡子仲舒崔琳附　王同皎周憬附

蘇安恒　俞文俊　王求禮

燕欽融郎岌附　安金藏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軻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捨生而取義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動必由禮守之以仁造次顛沛不愆于素有若仲由之結纓鉏麑之觸樹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此所謂殺身成

仁臨難不苟者也然受刑一代顧瞻七族不犯難者有終身之利隨市道者獲當世之榮苟非氣義不羣貞剛絶俗安能碎所重之支體狥他人之義哉則由覽信讓之徒君人者常宜血祀况自有其臣乎即如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實挺笏而擊元兇張廵姚誾之守城杲卿真卿之罵賊又愈於金藏秀實等各見本傳今採夏侯端李憕已下附于此篇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之孫也仕隋為

大理司直高祖龍潛時與其結交大業中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迺請端為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日滋端頗知玄象善相人說高祖曰金玉牀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實沉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強者先誅全才既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為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高祖深然其言及義師起端在河東為吏所捕送于長安因之高祖入京城釋之引入卧内與語極歡

授秘書監屬李密為王世充所破以衆來降關東之地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為河南道招慰使至黎陽李勣發兵送之自澶水濟河傳檄郡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行次譙州會亳州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史王要漢並以所部降於世充路遂隔絶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濟乃坐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士因歔欷曰今王師已敗諸處並没卿等土壤悉皆從

偽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然我奉王命不可從卿有妻子無宜効我可斬吾首持歸於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端又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士抱持之皆曰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諸人與公共事經涉艱危豈有害公而取富貴復與同進潛行五日餧死者十三四又為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半端唯與三十餘人東走採生營豆而食之猶持節與之俱卧起謂衆人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國恩所以

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賊猶全性命吾當抱此一節與之俱殞衆又不去屬李公逸為唐守杞州聞而勒兵迎館之于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公逸感端之義獨堅守不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禮甚厚仍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吏部尚書端對其使者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斬我頭將往見汝何容身苟活而屈於賊乎遂焚其書拔刀斬其所遺衣服因發路西歸解節旄懷之取竿加刃從間道得

至宜陽初山中險峻先無蹊徑但冒履榛梗晝夜兼行從者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遇猛獸而死又半其餘至者皆鬚鬢髮禿落形貌枯瘠端馳驛奉見但謝無功殊不自言艱苦高祖憫之復以為秘書監俄出為梓州刺史所得料錢皆散施孤寡貞觀元年病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粮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煑馬

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為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至膝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曰忠壯令其子襲官爵并賜田

宅

常達陜人也初仕隋為鷹揚郎將數從高祖征伐甚蒙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高祖謂達已死令人閱屍求之及達奉見高祖大悅以為統軍武德初拜隴州刺史時薛舉屢攻之不能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偽降達達不之測厚加撫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見於舉達詞色抗厲不為之屈舉指其妻謂

達曰識皇后否達曰正是癭老嫗何足可識竟釋之有
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否荅曰汝逃死奴瞋目視之
貴怒拔刀將斫達人救之獲免及仁杲平高祖見達謂
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
劉感常達須載之史策也執仵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
三百段復拜隴州刺史卒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也大業中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
孟讓來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

固請自効須陀謂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鞬而上馬須陀壯而從之擊賊濰水之上陣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無攻逼者須陀因而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劓其鼻而懷之及還則驗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陀甚加歎賞以所乘馬遺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為副煬帝遣使慰喻之又令畫工寫須陀士信戰陣之圖上于

內史及須陀為李密所殺士信隨裴仁基率衆歸于密
署為總管使統所部隨密擊王世充敗士信躍馬突進
身中數矢乃陷於世充世充知其驍勇厚禮之與同
寢食後世充破李密得密將邴元真等盡拜為將軍不
復專重之士信恥與為伍率所部千餘人奔于穀州高
祖以為陝州道行軍總管使圖世充及大軍至洛陽士
信以兵圍世充千金堡中有大罵之者士信怒夜遣百
餘人將嬰兒數十至於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

因令嬰兒啼譟既而佯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
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路
俟其開門奮擊大破之殺無遺類世充平擢授絳州總
管封郯國公尋從太宗擊劉黑闥於河北有洺水人以
城來降遣士信入城據守賊悉衆攻之甚急遇雨雪大
軍不得救經數日城陷為賊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
之士信詞色不屈遂遇害年二十太宗聞而傷惜購得
其屍葬之謚曰勇士信初為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

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
當塋此墓側及卒果就仁基左而託塋焉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也大業末為南陽郡丞高祖尅京
師遣馬元規撫慰山南子臧堅守不下元規遣使諷諭
之前後數輩皆為子臧所殺及煬帝被殺高祖又遣其
婿薛君倩賫手詔諭旨子臧乃為煬帝發喪成禮而後
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時朱粲新敗子臧率所
部數千人與元規併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

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為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又不許俄而蔡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謂元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蔡果率兵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喪以孝行稱縣令

郭湛改其所居爲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友人客遊
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
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里高祖舉義召授大將軍府户
曹叅軍及平京城遣道源撫慰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欵
附高祖下書褒美累封范陽郡公後拜大理卿時何稠
士澄有罪家口籍没仍以賜之道源歎曰人有否泰蓋
亦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
豈近仁者之心乎皆捨之一無所取尋轉太僕卿後歷

相州都督武德七年卒官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歷職九卿身死日唯有粟兩碩高祖深異之賜其家帛三百段族子楚金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居也乃俱薦擢第楚金高宗時累遷刑部侍郎儀鳳年有妖星見楚金上疏極言得失高宗優納賜帛二百段則天臨朝歷

位吏部侍郎秋官尚書賜爵南陽侯為酷吏周興所陷配流嶺表竟卒於徙所著翰苑三十卷紳誡三卷並傳於時

李公逸汴梁雍丘人也隋末與族弟善行以義勇為人所附初歸王世充知其必敗遣間使請降高祖因以雍丘置杞州拜為總管封陽夏郡公又以善行為杞州刺史世充遣其從弟辯率衆攻之公逸遣使請援高祖以其懸隔賊境未出兵公逸乃留善行居守自入朝請援

行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送于洛陽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説安在公逸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世充怒斬之善行竟没於賊高祖聞而悼惜封其子爲襄邑縣公

張善相許州襄城人也大業末爲里長每督縣兵逐小盜爲衆所附遂據本郡歸於李密密敗以城歸國高祖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數攻之善相頻遣使請救兵既不赴城中粮盡自知必敗謂寮屬曰死當斬吾頭以歸世

充衆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後城陷被擒送於
世充辭色不撓罵世充極口尋被害高祖歎曰吾負善
相善相不負吾封其子為襄城郡公
李玄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郎將義兵入關率所部
歸國累除定州總管劉黒闥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黒闥
重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
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
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

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寛慰吾當為諸君一醉遂與樂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劒可借吾刀守者與之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為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將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儁曾孫也武德中為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於玄武門加授雲麾將軍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

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
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晩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
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
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馮立同州馮翊人也有武藝略涉書記隱太子建成引
為翊衛車騎將軍託以心膂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
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
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

子矣遂觧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在東宫潛為閒構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復出兵來戰殺傷我將士汝罪二也何以逃死對曰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職之日無所顧憚因伏地歔欷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立歸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死奉答未幾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太宗聞而嘉歎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為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産業衣食取

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豈止一盃耶安能易吾性乎遂畢飲而去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官

謝叔方雍州萬年人也初從巢剌王元吉征討數有戰功元吉奏授屈咥直府左軍騎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于北闕下殺敬君弘呂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護軍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

士也命釋之歷遷西伊二州刺史善綏邊鎮胡戎愛而敬之如事嚴父貞觀末累加銀青光禄大夫歷洪廣二州都督永徽中卒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為潁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俄授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竟娶徵

之姪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己之言故也
轉太子校書無何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爲儋州
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
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爲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
浦而南浮必也行惡諸已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
舟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
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
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之禮

清歌吹籥登降有序蠻酋大喜貞觀二十二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轉雲陽丞擢為著作佐郎顯慶元年遷侍御史時中書侍郎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義府悅之託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又勅給事

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特原
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姦蠧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
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
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先奏曰臣聞春鸎鳴於獻歲蟋蟀
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
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
之清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
隕首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府枉殺

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鞫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熈風雨交泰亦不可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於四凶漢祖失之於陳豨光武失之於逄萌魏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聖撫育萬邦蠻陬夷落猶懼疎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緇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

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王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氷積小成大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劒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

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屆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毁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户參軍秩滿家于昌樂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年五十五撰筆海十卷文集十卷門人何彦光員半千為義方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半千者齊州全節人也事義方經十餘年博涉經史知名

河朔則天時官至天官侍郎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自有傳

成三郎幽州漁陽人也光宅年為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為前鋒與賊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賊黨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圍爾數重破爾在於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没終不及我之竒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

將軍謚曰勇時曲阿令尹元貞亦死敬業之難

尹元貞者瀛州河間人也在曲阿聞敬業攻陷潤州率

兵赴援及戰敗被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已將加任

用元貞詞色慷慨竟不之屈尋遇害敬業平贈潤州刺

史謚曰壯

高叡雍州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熲孫也父表仁穀州

刺史叡少以明經累除桂州都督尋加銀青光禄大夫

轉趙州刺史封平昌縣子聖歷初突厥默啜來寇叡嬰

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圍甚急遂潛謀應賊敭覺之將自殺不死俄而城陷被擒更令招喻諸縣未降者敭竟不從遂為所殺初賊將至州境或謂敭曰突厥所向無前百姓喪膽明公力不能禦不若降之敭曰吾為天子刺史不戰而降其罪大矣則天聞而深歎息之贈冬官尚書謚曰節及賊退唐波若伏誅家口籍沒因下制曰故趙州刺史高敭狂賊既至死節不降長史唐波若不能固城相率歸賊高敭已加褒贈波若等身死破家

賞罰既行須敦懲勸宜頒示天下咸使知聞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古事問髙仲舒今事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仲舒累遷太子右庶子卒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侍中駙馬都尉寛之曽孫其先自琅邪仕江左陳亡徙家河北同皎長安中尚皇太子

女定安郡主授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敬暉等討張
易之兄弟也遣同皎與右羽林將軍李多祚迎太子於
東宮請太子至玄武門指麾將士太子初拒而不許同
皎諷諭切至太子乃就駕以功授右千牛將軍封琅邪
郡公賜實封五百戶及郡主進封為公主拜同皎為駙
馬都尉尋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光祿卿神龍二年同皎
以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為逆亂乃招集壯士期以則天
靈駕發引刼殺三思同謀人撫州司倉冉祖雍具以其

計密告三思三思乃遣校書郎李悛上言同皎潛謀殺三思後將擁兵詣闕廢黜皇后帝然之遂斬同皎于都亭驛前籍沒其家臨刑神色不變天下莫不寃之睿宗即位令復其官爵執冉祖雍李悛並誅之初與同皎叶謀有武當丞周憬者壽州壽春人也事既洩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而死臨終謂左右曰比干古之忠臣也儻神道聰明應知周憬忠而死也韋后亂朝寵樹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懸吾頭

於國門觀其身首異門而出其後皆如其言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也博學尤明周禮及春秋左氏傳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曰陛下欽聖皇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思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是其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

務殷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宫自怡聖體臣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内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令年尚幼小未嫻養人之術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食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

大哉疏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長安二年又上
疏曰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
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
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機殷廣令陛下兼知其事雖
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驩兜在其間陛下骨肉之恩
阻陛下子母之愛忘臣謂聖情以運祚將喪極斯大節
天下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
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

庶陛下雖納隍軫念亦罔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踐宸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唯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絶所以應其謳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

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敝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機務自恬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

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稍輟萬機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疏奏不納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安恒又抗疏申理之曰臣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能進天下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為君王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宄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

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總萬機博採謀

猷傍求俊乂故海內以陛下為之主矣暮年已來怠於

政教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

之內以陛下為受佞之主矣邪正莫辯訴訟含寃豈陛

下昔是而今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夫

檢校太子右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

聞位居宰輔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為龜鏡踐邪佞之

路者嫉元忠若仇讎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

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當飲氷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荅恩造不謂谿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馬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亂代之法汙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臣見長安城内街談巷議皆以陛下委任姦宄斥逐賢良以忠元必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耳今賊虜强盛徵斂煩重以臣言之萬姓

不勝其弊況又聞陛下縱逸讒慝禁錮良善賞刑失中
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之則窺覘得失以為邊郡之
患百姓因之即結聚義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逐鹿之
黨叩闕而至亂階之徒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
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
今為陛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霆之威解元忠
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
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榮寵翦其羽翼

無使權柄在手驕横日滋專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
悺則社稷危矣惟陛下圖之臣本微賤不識元忠易之
豈此可親而彼可疎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絶伏願陛下
覽垂天鑒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疏奏
易之等大怒欲遣刺客殺之賴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
舍人桓彦範著作郎魏知古等保護以免安恒神龍初
為集藝館内教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或言安恒預
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即位知其寃下制曰故蘇安恒文

學基身鯁直成操往年抗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構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宜贈寵章式旌徽烈可贈諫議大夫時又有俞文俊王求禮亦以直言見稱
俞文俊者荆州江陵人則天載初年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為慶山四方畢賀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

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至矣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

王求禮者許州長社人則天時為左拾遺時武懿宗統兵討契丹畏愞不敢進及賊平懿宗奏滄瀛等數百家從賊請誅之求禮廷折之曰此等素無武備城池不完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素有背叛之心也懿宗擁强兵數十萬聞賊輒退使其滋蔓又欲移罪於草澤詿誤之人豈為臣之道臣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

能答則天遂寛脅從者之罪後都城三月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為瑞雪率羣官表賀求禮曰公為宰相不能燮理陰陽非時降雪又將災而為瑞誑罔視聽若以三月雪為瑞雪即臘雷亦為瑞雷耶味道不從求禮累遷左臺殿中侍御史神龍初為衛王掾病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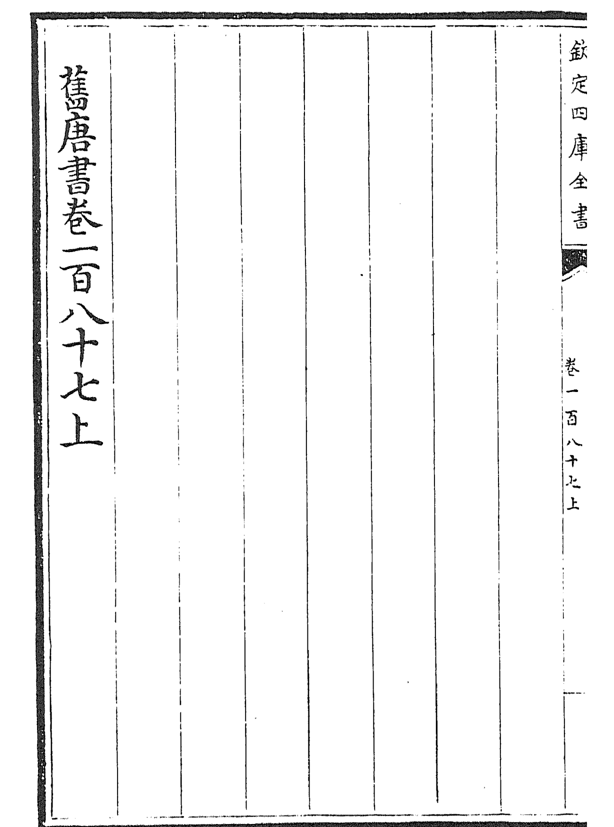
燕欽融洛州偃師人也景龍末為許州司户叅軍時韋庶人干預國政㳙封拜羣從子弟又與悖逆庶人及駙馬都尉武延秀中書令宗楚客等將圖危宗社欽融連

上奏其事庶人大怒勸中宗召欽融廷見撲殺之宗楚客又私令執法者加刃欽融因而致死睿宗即位下制曰故許州司户叅軍燕欽融先陳忠讜頗列章奏雖干非其位而進不顧身永言奄亡誠所傷悼方開諫路宜慰窀穸可贈諫議大夫仍令備禮改葬特授一子官先是定州人郎岌亦備陳韋庶人及宗楚客將為逆亂之狀中宗不納而韋庶人勸杖殺之睿宗即位追贈諫議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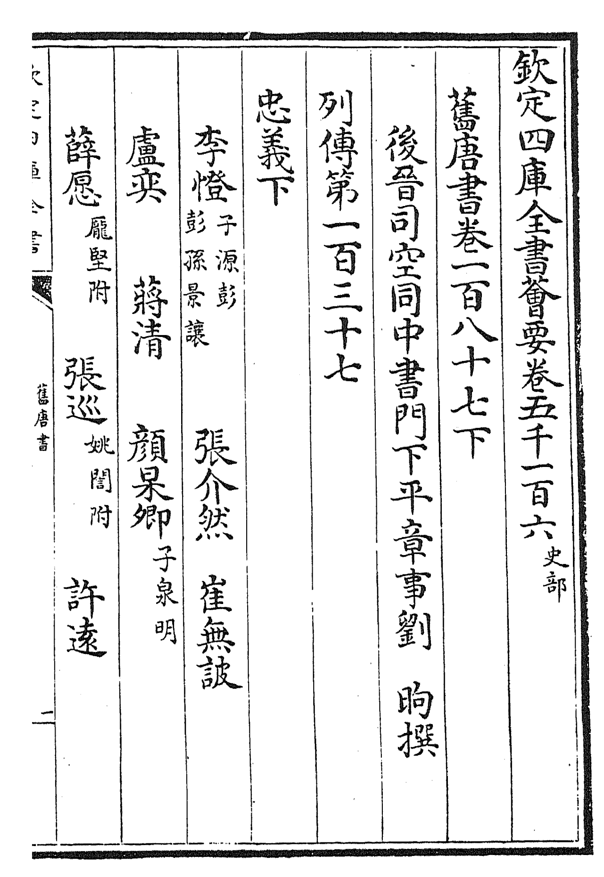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初為太常工人載初年則天稱制
睿宗號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內侍范雲仙並以私謁
皇嗣腰斬自此公卿已下並不得見之唯金藏等工人
得在左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
窮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
大呼謂俊臣曰公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
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絶而
仆則天聞之令轝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

為綫縫合傳之藥經宿金藏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免難金藏神龍初喪母寓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勅旌表其門景雲中累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追思金藏忠節下制褒美擢拜右驍衛將軍乃令史官編次其事開元二十年又特封代國公仍於東岳等諸

碑鐫勒其名竟以壽終贈兵部尚書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六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忠義下

李憕 子源 彭 彭孫景讓　張介然　崔無詖

盧奕　蔣清　顏杲卿 子泉明

薛愿 龎堅附　張巡 姚闇附　許遠

程千里　袁光庭　邵真　符璘

趙曄　石演芬 張名振附　張伾

甄濟　劉敦儒　高沐　賈直言

庾敬休　辛讜

李憕太原文水人父希倩中宗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早聰敏以明經舉開元初為咸陽尉時張說自紫微令燕國公出為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洺州劉行善相人説悶賽宲後誰貴達行乃稱憕及臨河尉鄭巖說

乃以女妻嚴妹婿陰行眞女妻於憕及説爲并州長史太平軍大使引憕常在幕下九年入爲相憕又爲長安尉屬宇文融爲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業宇文順于孺卿李宙及憕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憕驟歴兵吏部郎中給事中憕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二十八年爲河南少尹時蕭炅爲尹依倚權貴泣事多不法憕以公直正之人用繫頼又道士孫甑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德

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憕必挫之炅及甑生患之而構於
朝廷天寶初出為清河太守十一載累轉河南太守本
道採訪謁於行在所改尚書右丞京兆尹十四載轉光
禄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其載十一月安禄山反於
范陽人心震懼玄宗遣安西節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
為將召募於東京以禦之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
南尹達奚珣繕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侵逼遷憕禮部
尚書依前留守自逆徒發范陽至渡河令嚴覘候計絕

及渡河陷陳留滎陽二郡殺張介然崔無詖數日間已至都城下祿山所統皆蕃漢精兵訓練已久常清之衆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戰及兵交之後被鐵騎唐突飛矢如雨皆魂慴色沮望賊奔散憕謂奕曰吾曹荷國重寄誓無避死雖力不敵其若官守何奕亦便許願守本司於是憕居留守宅奕獨居臺中及常清西奔祿山領其衆椎鼓大呼以入都城殺掠數千人箭及宮闕然後住居於閑廐中令擒憕及奕判官蔣清等三人害之以威

於衆禄山傳憕奕清三人之首以徇河北信宿至平原太守顔真卿斬其使浴其首殮以木函祭而瘗之以聞玄宗贈憕司徒仍與一子五品官奕武部尚書崔無詖工部尚書各與一子官蔣清文部郎中憕豐於産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脩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别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鄭巖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為少府監田産亞於憕憕有子十餘人二子為僧與憕同遇害二子彭源存焉源時年八歳為賊所俘轉

徒流離凡七八年及史朝義走河北洛陽故吏有義源者贖之於民家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轉司農寺主簿以父死禍難無心祿仕誓不昏娶不食酒肉洛陽之北惠林寺憕之舊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齋戒人未嘗見其所習先穴地為墓預為終制時時偃仰於穴中長慶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曰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李憕之少子天與忠孝嗣茲貞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

寺主簿絶心禄仕垂五十年曁于衰暮多依惠林佛寺
本憕之墅也寺之正殿即憕之寢室源過殿必趨未嘗
登踐隨僧一食已五十年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抱此
貞節稟於清朝臣竊為陛下惜之詔曰禮著死綏傳稱
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為義甚明其風或替言念於
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云天寶之季盜起
幽陵振蕩生靈噬吞河洛贈司徒忠烈公憕處難居首
正色受屠兩河聞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到今稱之其

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于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于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禄不入于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警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于時是用擢自衡門立於文陛處以諫職冀聞讜言仍加印紱式示光寵可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仍勑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諭遣發穆宗尋令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匹往洛陽惠林寺宣賜源受詔對中使苦陳疾甚年高不

能趨拜附表謝恩其官誥服色絹皆辭不受竟卒於寺彭以一子官累歷州縣令長子宏仕官愈卑生三子景讓景莊景溫自元和後相繼以進士登第景讓太和中為尚書郎出為商州刺史開元二年入朝為中書舍人二年十月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四年入為禮部侍郎五年選貢士李蔚後至宰相楊知退為尚書大中朝為襄州刺史山南道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十一年轉御史大夫景讓有大志事親以孝聞正色立

朝言無避忌為大夫時宣宗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
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
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哀切
之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隆其第宅自家刑國允謂
合宜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則前例所無縱有
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以防微大凡人情於外
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
然況當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

卿以至庶人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縗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於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故西漢有吕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篡殆革唐命皆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僣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播之芳烈臣愚不肖謬竊恩私實願陛

下處於堯舜之上羲軒之列所以甘心鼎鑊伏進危言優詔報之乃罷兩日景讓復為吏部尚書卒謚曰孝景溫登第後踐歷臺閣咸通中自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景莊亦至達官

張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謹慎善籌筭為郡守在河隴及天寶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為節將並委以營田支度等使進位衛尉卿仍兼行軍司馬使如故及加銀青光禄大夫帶上柱國因入奏稱旨

特加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
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玄宗
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伫當别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
絹五百匹令宴集閭里以寵異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
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薦為少府監安禄山将犯河洛以
介然為河南防禦使令守陳留陳留水陸所湊邑居萬
家而素不習戰介然至任數日賊已渡河雖率兵登城
兼守要害虜騎十萬所過殺戮煙塵亘天彌漫數十里

介然之衆聞吹角鼓譟之聲授甲不得氣已奪矣故至
覆敗初玄宗以祿山起逆於河南要路懸牓以購其首
又諭已殺其子慶宗等祿山入陳留北郭安慶緒見牓
白於祿山祿山於輿中兩手撫胷大哭數聲曰我有何
罪已殺我兒便縱凶毒前有陳留兵將降者向萬人行
列於路祿山命其牙將殺戮皆盡流血如川乃斬介然
於軍門祿山氣乃稍解頓軍於陳留郭下以其將李庭
望為節度鎮之十五載玄宗贈介然工部尚書與一子

五品官

崔無詖者京兆長安人也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韋庶人之舅景龍中衛尉卿時中書令酇國公蕭至忠才位素髙甚承恩顧勑亡先女㝠婚韋庶人亡弟無詖婚至忠女后為女家中宗為兒家供擬甚厚時人為之語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婦及韋庶人敗至忠女亦死無詖坐累久貶在外開元中為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為新都尉與之歡甚國忠因事引用之累轉陜郡太守少府監

滎陽郡太守安禄山率衆南向無詖召募拒之及賊陷
陳留郡後凶威轉盛戈矛鼓角驚駭城邑兩宿及滎陽
乘城自墜如雨故無詖及官吏盡為賊所虜賊以其將
武令珣鎮之
盧奕黄門監懷慎之少子也與其兄奂齊名大腹豐下
眉目疎朗謹愿寡慾不尚輿馬克已自勵開元中任京
兆司録叅軍天寶初為鄠縣令兵部郎中所歴有聲皆
如奂之所治也天寶八載轉給事中十一載為御史中

丞始懷慎及奐並為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時人美之奐留臺東都又分知東都武部選事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奐在臺獨居為賊所執與李憕同見害玄宗聞而愍之贈兵部尚書太常議謚博士獨孤及議曰盧奐剛毅樸忠直方而清厲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陷沒于時東京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奐獨正身守位義不

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感憤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栗奕不變其色而北面辭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及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昔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食焉不避其難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

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克孔悝奕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甚于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

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身歷官一十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黄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蔣清者故吏部侍郎欽緒之子舉明經調補太子校書郎鞏縣丞盧奕留之憲府清與諸兄溢演沇知名于時奕之被害清亦死焉

顔杲卿琅邪臨沂人世仕江左五代祖之推北齊黄門

侍郎修文館學士齊亡入周始家關内遂為長安人爲曾伯祖師古貞觀中秘書監自有傳曾祖勤禮崇文館學士祖甫曹王侍讀父元孫垂拱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劉奇牓其詞策文現俊拔多士聳觀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杲卿以廕受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為魏州録事叅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天寶十四載攝常山太守時安禄山為河北河東採訪使常山在其部内其年十一月禄山舉范陽之兵詣闕十二月

十二日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遂寇潼關即危宗社時從弟眞卿爲平原太守初聞祿山逆謀陰養死士招懷豪右爲拒賊之計至是遣使告杲卿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眞定令賈深前內丘丞張通幽等謀開土門以背之時祿山遣蔣欽湊高邈率衆五千守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軍隸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

夜欽湊至舍之於傳舍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翟萬德等殺欽湊中夜履謙與欽湊首見杲卿相與垂泣喜事交濟也是夜藁城尉崔安石報高邈還至蒲城即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朝高邈之騎從數人至藁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紿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等擒而縶之是日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縛二賊將還

郘杲卿遣子安平尉泉明及賈深張通幽翟萬德函欽
湊之首械二賊送於京師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留泉
明賈深等寢杲卿之表承業自上表獻之以為己功玄
宗不之知擢拜承業大將軍牙官獲賞者百數玄宗尋
知杲卿之功乃加衞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為常
山太守賈深為司馬杲卿既斬賊將收兵練卒乃檄告
河北郡縣言朝廷以榮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哥舒翰
為副統衆三十萬即出土門郡縣聞之皆殺賊守將遠

近響應時十五郡皆為國家所守時安禄山遣使傳李憕盧奕之首徇河北至平原真卿殺賊使收藏憕等首清池尉賈載亦斬偽署景城守劉玄道傳首於平原饒陽郡守盧全誠亦據郡舉兵會于真卿時常山平原二郡兵威大振禄山方自率衆而西已至陝聞河北有變而還乃命史思明蔡希德率衆渡河十五年正月思明攻常山郡城中兵少衆寡不敵禦備皆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謙為賊所執送於東都思明既陷常山遂攻

諸郡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為賊守祿山見杲卿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為判官遂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而報曰我世為唐臣常守忠義縱受汝奏署復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令縛於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至氣絕大罵不息是日杲卿幼子誕姪詡及袁履謙皆被先截

手足何千年弟在傍含血噴其面因加割臠路人見之流涕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儀之師自土門東下復收常山郡杲卿履謙等妻女數百人繫之獄中光弼破械出之令行喪服給遣周厚至徳二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史思明以河朔歸國時眞卿為蒲州刺史乃令泉明於河北求訪血屬杲卿妹先適故榆次令張景儋妹女流落賊中泉明一女亦落賊中俱索贖錢三萬泉明悉索所費贖姑女而還比復納贖已女遂失而袁履謙已

下父之將吏妻子奴隸三百餘人轉徙賊中窮窘無告
泉明悉以歸蒲州真卿贍給久之隨其所詣而資送之
泉明求其父屍於東都得其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
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果無一足即日
與履謙之屍各為一柩扶護還長安初履謙妻疑夫柩
殮衣儉薄發棺視之一與杲卿等履謙妻號踊感歎待
之如父泉明之志行仁義如此乾元元年五月詔曰故
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恒州刺史顔杲卿任彼專城志梟

狂虜艱難之際忠義在心憤羣凶而慷慨臨大節而奮
發遂擒元惡成此茂勲屬胡虜憑陵流毒方熾孤城力
屈見陷寇讐身歿名存實彰忠烈夫仁者有勇驗之於
臨難臣之報國義存於捐軀嘉其死節之誠未備飾終
之禮可贈太子太保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縚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恵宣太子
女宜君縣主女弟為廢太子瑛妃愿坐宮廢貶官禄山
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炅奏用愿為潁川太守本郡防禦

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無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鋭卒併攻為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説禄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為其主

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濵屬苦寒一夕凍死堅武德功臣王之玄孫初娶邠王守禮女建寧縣主曾昊奏為頴川郡長史兼防禦副使

張廵蒲州河東人兄曉開元中監察御史兄弟皆以文行知名廵聰悟有才幹舉進士三以書判拔萃入等天寶中調授清河令有能名重義尚氣節人以危窘告者必傾財以恤之禄山之亂廵為真源令說譙郡太守令完城募市人為拒賊之勢時吳王祇為靈昌太守奉詔

紏率河南諸郡練兵以拒逆黨濟南太守李隨副之廵與單父尉賈賁各召募豪傑同為義舉時雍丘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皆反接仆之于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鬬而反接者自解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廵引衆入雍丘殺潮妻子嬰城守備吳王祇承制授賁監察御史數日賊來攻城賁出鬬而死廵乃合賁之衆城守令狐潮引賊將李廷望攻圍累月賊傷夷大半禄山乃於雍丘北置杞州築城

壘以絶餉路自是内外隔絶又相持累月賊鋒轉熾城中益困時許遠為睢陽守與城父令姚誾同守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禄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頴川許遠守睢陽皆城孤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而自拔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竒攻圍經年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至徳二年正月也𤣥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竒攻圍既久城中粮盡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諸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之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援於進明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圍半年食

盡兵窮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
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啖軍人今見存之數不
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
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
夫深念危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
夫忠臣義士之所為豈宜如此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
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霽雲自臨
淮還睢陽繩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

月城陷巡與姚誾南霽雲許遠皆為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戍遏强寇保守孤城臣雖為鬼誓與賊為厲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為我用

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誾霽雲同被害唯許遠執送洛陽姚誾者陜州平陸人故相梁國公崇之姪孫父弇開元初歷處州刺史誾性豪蕩好飲諠善絲竹歷壽安尉城父令與張巡素相親善以守睢陽之功至德二年春加檢校尚書侍郎賈賁者故閬州刺史璿之子也

許遠者杭州鹽官人也世仕江右曾祖高陽公敬宗龍朔中宰相自有傳遠清幹初從軍河西為磧西支度判

官章仇兼瓊鎮劒南又辟為從事慕其門欲以子妻之
遠辭兼瓊怒積他事中傷貶為高要尉後遇赦得還祿
山之亂不次拔將帥或薦遠素練戎事玄宗召見拜睢
陽太守累加侍御史本州防禦使及賊將尹子竒攻圍
遠與張廵姚誾嬰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粮俱盡而
城陷尹子竒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之客省
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初賀蘭進明與
房琯素不相叶及琯為宰相進明時為御史大夫琯奏

用進明為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虢王巨復用靈昌太守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虢王巨受代之時盡將部曲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劣馬數百匹不堪扞賊叔冀恃部下精鋭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敵不受進明節制故南霽雲之乞師進明不敢分兵懼叔冀見襲兩相觀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為墟由執政之乖經制也

程千里京兆人身長七尺骨相魁岸有勇力本磧西募
人累以戎勳官至安西副都護天寶十一載授御史中
丞十二載兼北庭都護充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領
阿布思先率衆内附隸朔方軍玄宗賜姓名曰李獻忠
李林甫遥領朔方節度用獻忠為副將後有詔移獻忠
部落隸幽州獻忠素與禄山有隙懼不奉詔乃叛歸磧
北數為邊患玄宗憤之命千里將兵討之十二載十一
月千里兵至磧西以書喻葛禄令其相應獻忠勢窮歸

曷禄部曷禄縛獻忠并其妻子及帳下數千人送之千里飛表獻捷天子壯之十三載三月千里獻俘於勤政樓斬之於朱雀街以功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正仍留佐羽林軍禄山之亂詔千里於河東召募充河東節度副使雲中太守十五載正月遷上黨郡長史特進攝御史中丞以兵守上黨賊來攻城屢為千里所敗以功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九月賊將蔡希德圍城數以輕騎挑戰千里恃其驍果開

懸門率百騎欲生擒希德勁騎搏之垂將擒而希德救
兵至千里斂騎而退橋壞墜坑反為希德所執仰首告
諸騎曰非吾戰之過此天也為我報諸將士乍可失帥
不可失城軍人聞之泣下晝夜嚴兵城守賊竟不能拔
千里至東都安慶緒捨之偽署特進囚之客省及慶緒
敗走為嚴莊所害其年十二月上御丹鳳樓大赦節文
曰忠臣事君有死無貳烈士徇義雖歿如存其李憕盧
奕袁履謙張巡許遠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即與追贈訪

其子孫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優恤自是赦恩無不該於節義而程千里終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為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河隴郡邑皆為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粮儲並竭城將陷没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邵真者恒州節度使李寶臣之判官也累加檢校司封

郎中兼御史中丞專掌文翰寶臣深所信任寶臣死其
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己田悅遣人說惟岳同叛真泣
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國厚恩大夫縗絰之中遽欲違
命同鄰道之惡違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與我密邇
絕之又恐速禍正己稍遠絕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
徐思其宜執正己使送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
之忠而旌節可得惟岳然之令真草奏將發孔目吏胡
震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將吏會議長史畢華曰先

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朝背之伏恐生事今執其
來使送於京師大善脫未為朝廷所信正已兵强忽來
襲城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絶徐觀其變惟
岳又從之貞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辥
廣嗣詣河東節度馬燧軍求保薦田悅屯兵束鹿聞其
謀遣人謂惟岳曰邵貞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
討其罪矣惟岳懼遂殺貞朝廷聞而嘉之贈户部尚書
符璘者田悅之將初馬燧李抱真李艽等破田悅於洹

水燧等進屯魏州時悅與李納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隨之至是納為河南諸軍所逼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於悅悅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既歸遂悉其衆降於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實封一百戶璘父令奇初為悅部將至是因璘之出遂令二子同降於燧悅怒執令奇令奇大呼慢罵之悅族其家贈令奇戶部尚書

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貞觀中主客

員外郎德言曾孫也父敬先殿中侍御史曄志學善屬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科第補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評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訪使韋陟以曄履操清直頗推敬之表為賓僚陟罷陳留採訪使郭納復奏曄為支使及安禄山陷陳留因没于賊時有京兆韋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被逆賊没入為婢江西觀察使韋儇族兄弟也曄哀其寃抑以錢贖之俾其妻置之别院厚供衣食而曄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復

東都曄以家財資給而訪其親屬歸之識者咸重焉乾
元初三司議罪貶晉江尉數年改録事參軍徵拜左補
闕末至福建觀察使李承昭奏為判官授試大理司直
兼監察御史試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入為膳部比部
二員外膳部倉部二郎中秘書少監曄性孝悌敦重交
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
蕭潁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顔柳陸
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而曄早擅高名在宦

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需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徒步官既散曹俸禄單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殁服名檢者為之歎息建中四年冬涇原兵叛曄竄于山谷尋以疾終追贈華州刺史子宗儒别有傳

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也以武勇為朔方邠寧節度兵馬使兼御史大夫李懐光養為子累至右武鋒都將時懐光軍屯三橋將與朱泚通謀演芬乃使門客部成義密疏且言懐光無狀請罷其總統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

言告懷光子琟琟密告其父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以爾為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為腹心公上負天子安可責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異心欲守事一人幸免呼為賊死常分也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此忠烈士也可令速死乃以刀斷其頸德宗追思義烈贈兵部尚書仍賜錢三百千又捕得郜成義于朔方戮之先是詔賜懷光鐵券懷光奉詔倨慢左都將張名振大呼軍門曰太尉見賊不擊天使到不迎固

將反耶且安史兩賊僕固懷恩今皆族滅公欲何為是
資忠義之士立功勲耳懷光聞之召謂曰我不反為賊
强盛須蓄銳俟時耳無幾懷光引軍入咸陽名振曰公
乃言不反今此來何也何不急攻朱泚收復京城以圖
富貴懷光曰名振病狂使左右殺之
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伾度兵力不
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
士多死傷粮儲漸之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激士

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誓為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與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悦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洺州刺史在州十餘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詔未至病卒貞元二十一年贈尚書右僕射有子重政軍吏欲立為郡將重政母徐氏固拒不從詔曰前昭義軍洺州行營

衙前兵馬使大中大夫試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勲力惟推義勇夙聞克家之美常稱撫衆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羣小扇惑誘以竒計俾執軍麾而重政與其母兄號泣固拒遂全懇願奔告元戎不為利回成其先志於家為孝子在國為忠臣軍政乂安行義昭著念兹名節感歎良深宜洽恩榮俾弘激勸禮無避於金革理當由於權奪戎章憲府式示兼崇可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子詹事兼

御史中丞仍委淮南節度使與要職事任使又詔曰張重政母高平郡夫人徐氏族茂姻閥行表柔明懷正家之美有擇鄰之識頃當變故曽不詭隨保其門宗訓成忠孝雖圖史所載何以加之念其令子已申奬用特彰母儀之德俾崇封國之榮可封魯國太夫人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家於衞州少孤天寶中隱居衞州青岩山人伏其操行約不敢漁採訪使安禄山表薦之授試大理評事充范陽郡節度掌書記天寶末安

祿山有異志謀以智免衞縣令齊玘誠信可托乃求使至衞具以誠告弟惓密求羊血以為備至夜偽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及祿山反使偽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掞等二人封刀來召察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掞持刀而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歔欷嗟歎之曰李掞退以實病報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至縣强舁至東都安國觀經月餘代宗收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乃送上都肅宗館之於三司使令受偽命官

瞻望以媿其心授秘書郎轉太子舍人寶應初拜刑部
員外郎魏少遊奏授著作郎兼侍御史終於襄州元和
中襄州節度使袁滋奏其節行詔曰符鳳樹節謂之立
名殁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
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亦佐戎府
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覩逆亂之潛萌不從脅
汚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
彜典追加命秩以奬忠魂可贈秘書少監

劉敦儒開元朝史官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敦儒母有心疾非日鞭人不安子弟僕使不勝其苦皆逃遁他處唯敦儒侍養不息體常流血及母亡居喪毀瘠骨立洛中謂之劉孝子元和中東都留守權德輿具奏其至行詔曰孝子劉敦儒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用弘勸獎而服官常分曹洛師俾遂私志可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

高沐渤海人父憑從事于宣武軍知曹州事李靈曜作亂憑客遣使奏賊中事狀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已盜有曹濮憑遂陷于賊數年卒沐貞元中進士及第以家族在鄆李師古置為判官居數年師道擅襲每謀不順沐與同列郭昈李公度等必廣引古今成敗諭之前後說師道為善者凡千言其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皆為師道信用乘間相與涕泣於師道前曰文會等血誠憂尚書家事反為高沐輩所嫉尚書柰何不惜十二

州之城成高沭等百代之名乎復日夜讒構謡是漸見疑忌令沭知萊州事林英因奏事至京逼邸吏密報師道云高沭潛有誠欵至朝廷矣師道大怒李文會從而構成之沭遂遇害於遷所而因郭旰於萊州其血屬皆徙遠地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將李英曇乘其懼也説師道獻三州及入質長子初甚然之中悔將殺公度賈直言聞之謂師道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沭寃氣所為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也乃止遂英曇

於萊州未至縊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以仗順為賊所惡李文會呼為高沐之黨沐遇害承寵等同被囚放郭旴名亞於沐雖不死備嘗困辱矣及劉悟平賊遽召李公度執手歔欷既除滑州節度首辟旴及公度為從事元和十四年四月詔曰圖難忘死為臣之峻節顯忠旌善有國之令猷日者妖豎反覆侮我朝章而濮州刺史高沐劫在凶威潛輸忠款諷其不庭之咎將革其心數其貪海之饒聿求利國伏奏必陳於逆節

漏師常破其陰謀竟以盜憎遂死王事殁而不朽風聲凜然式表漏泉之澤且彰勁草之節可贈吏部尚書仍委馬總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若有子孫具名聞奏

賈直言者父道沖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酖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于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躄後從事於李師道師道不恭朝

命直言旨必說者二輿櫬說者一師道訖不從及劉悟
斬師道節制鄭滑得直言於禁錮之間又嘉其所為因
奏置幕中後遷於潞亦與之俱行悟纎微乖失直言必
盡理箴規以是美譽日聞於朝穆宗以諫議大夫徵之
悟拜章乞留復授檢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依前充昭
義軍行軍司馬悟用其言終身不虧臣節後歷太子賓
客元和九年三月卒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庚敬休字順之其先南陽新野人祖光烈與仲弟光先

禄山迫以偽官皆潛伏奔竄光列為大理少卿光先為吏部侍郎父河當賊沘盜據宮闕與季弟倬逃竄山谷河終兵部郎中敬休舉進士以宏詞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從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遷右拾遺集賢學士歷右補闕稱職轉起居舍人俄遷禮部員外郎入為翰林學士遷禮部郎中罷職歸官又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丁憂服闋改工部侍郎權知吏部選事遷吏部侍郎上將立魯王為太子慎選師傅改工部侍郎兼魯王

傳奏劒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稅茶及除陌錢舊例委度支巡院勾當榷稅當司於上都召商人便換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與西川節度使商量取其穩便遂奏請茶稅事使司自勾當每年出錢四萬貫送省近年已來不依元奏三道諸色錢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請取江西例於歸州置巡院一所自勾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所冀免有逋懸欲令巡官李濆專往與德裕遵古商量制置續具奏聞從之又奏兩川米價騰踊百姓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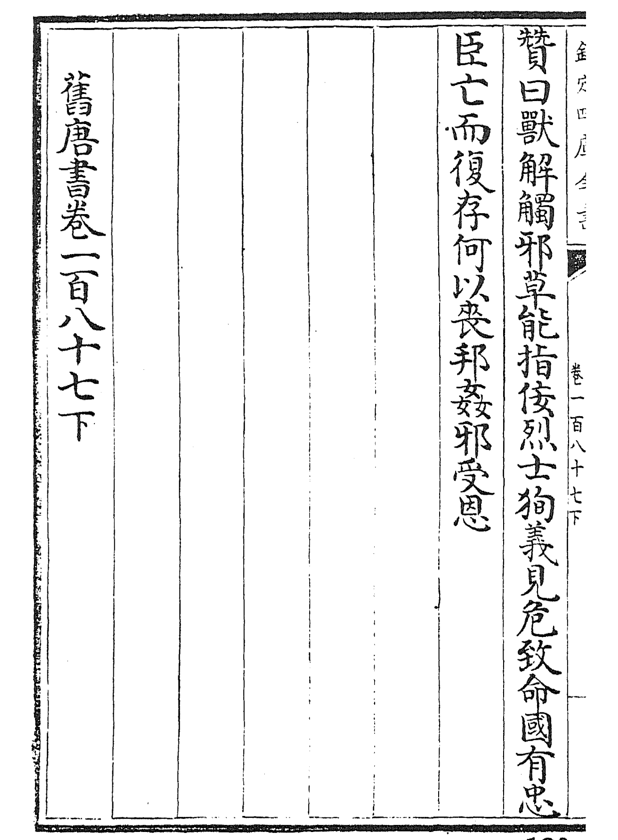
亡請糴兩川闕官職田禄米以救貧人從之再為尚書左丞太和九年三月卒于家敬休姿容温雅襟抱夷曠不飲酒茹葷不邇聲色著諭善録七卷贈吏部尚書

辛讜故太原尹雲京之孫壽州刺史晦之猶子也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匡難之志咸通十年龎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慆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仗劒挐小艇

趨泗口貫城柵入城見惱惱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
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為人何遽至耶吾無
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
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
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
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劒瞋目謂公弁
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
更欲何為不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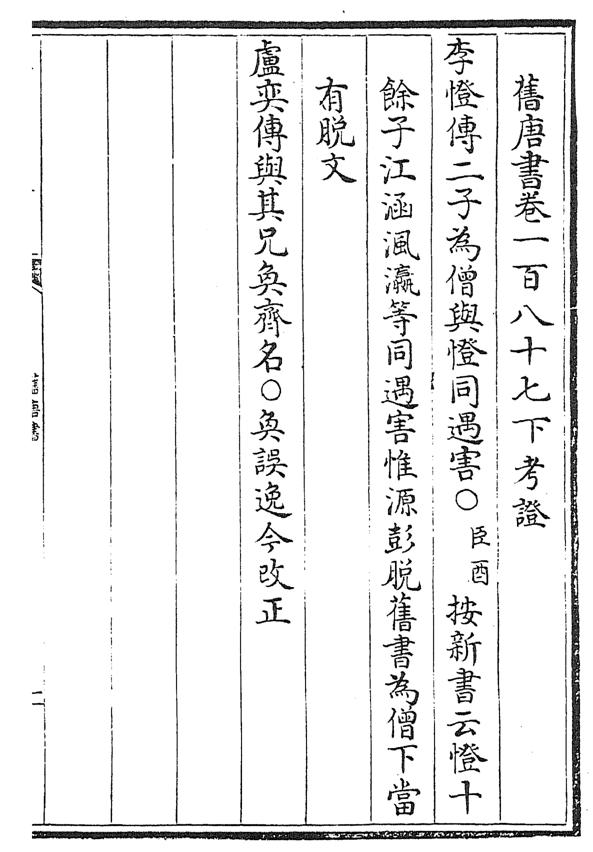
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場公何獨存耶即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為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用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慆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齎慆書幣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

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鐵鑠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旣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則書二姓名謂慆曰志之得嗣為幸慆益感之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慆遷鄭滑節度讜亦從之為賓佐慆卒乃退歸江東以隱居為事



贊曰獸解觸邪草能指佞烈士狥義見危致命國有忠臣亡而復存何以喪邦姦邪受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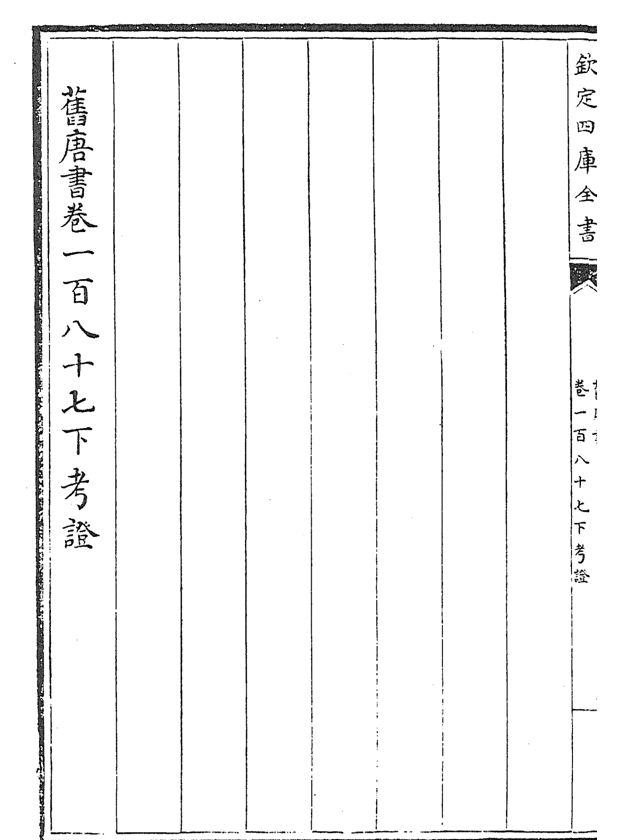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考證

李憕傳二子爲僧與憕同遇害○臣酉按新書云憕十餘子江涵渢瀛等同遇害惟源彭脫舊書爲僧下當有脫文

盧奕傳與其兄奂齊名○奂誤逸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考證

謹案卷一百八十七上第五頁後二行初仕隋為

鷹揚郎將案新書鷹揚作鷹擊與此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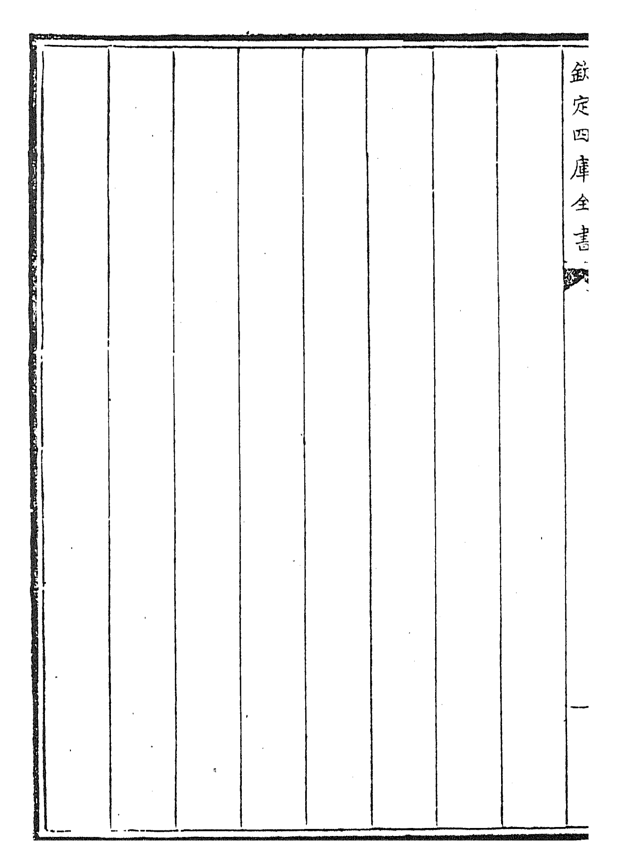
卷一百八十七下第十三頁前六行賈深為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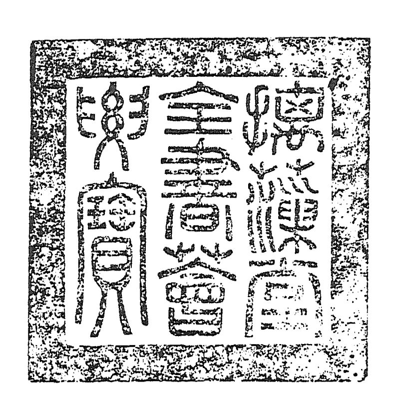
刋本賈深訛杲卿據新書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七行乃列卒結陣詐降至德二

年正月也案二句內有闕文以新書考之當是

至睢陽戰寧陵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